

续上期:

二 青涩杀手

罗马尼亚“80后”很可爱,所以在罗马尼亚鲜有在中国哪种提起“80后”褒少贬多的长叹。

这里的“80后”是在经历了革命前夜的阵痛期和新政权建立初的混乱期中长大。他们从懂事起,经济岌岌可危的叫声一直不绝于耳,和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优哉游哉中走来的老辈儿比,更勤劳,更富责任感,更懂得立业成才建家的独立性。

罗马尼亚人离不开欧洲贫穷和高傲的整体风格:享受生活,乐于消费,蔑视勤劳。每每听到“天道酬勤”之类的“傻话”时,眉头紧锁,疑惑中判断肯定是翻译出了错。

过去不够成功的治国之路,使“80后”总想反叛过去,特立独行地面对未来。他们期望挑战传统,认认真真地成就一番出大事。

果然,09年的那个春天,两个“80后”就干出了叫整个罗马尼亚人领略了他们厉害的“大事”。

20岁的卡门和塞莱久都来自北方的边境城市阿拉德,接近匈族的性格往往有着表面平静胸怀火山的特质。优异的成绩使他们成为蒂米索拉医学院的奖学金同窗室友。

腼腆的卡门平静优雅,居住在城乡交界的她,家境贫寒高中成绩却多为满分,是家中几个孩子中唯一能叫母亲摆出来的“骄傲”。

而聪明俊朗的塞莱久的家长一直在德国打工,能独自成长进入有名的医学院实属不易。

卡门和居住在城乡交界的人们一样,多少受善于在那里扎堆的罗姆人的影响,对大胆过分的性爱交往镇定自然。

那里喜欢群居的女性能做出当警察围捕罪犯时,集体裸身抗争的“义举”。那里还是钱色交易的“环城路女”成长的沃土。

而塞莱久的童年有点像罗马尼亚名导弗洛林塞班的获奖影片《我想吹口哨就吹》里的主人公。它讲的是入盟后的罗马尼亚大量父母离家去西方工作,给子女带来的问题。这些孩子眼神往往偏执而带着仇恨,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大量使用背影晃动的影像画面,来说明这些后代眼中世界的恍惚。

因此片走上戛纳红毯的男主角本身就是导演在监狱“罗姆三只手”中慕色到的罗马尼亚“王宝强”。本色表演好评如潮,不同的是在他中规中矩地带着领结从戛纳红毯凯旋后不久,便又操起了旧业,重回铁窗生活。

挥霍民主的政客们在享受旷日持久的争吵时,忘记了这个新生代的存在。

塞莱久父母离异并长期在国外,不能不说他是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,但由于他有着优异成绩和潇洒外貌,掩饰了他心里的某种缺陷。

蒂米索拉在罗马尼亚素以高素质的教育闻名,美丽的特莱扬广场令人流连忘返,巴洛克阳伞和碎石路,让人有踏上真正欧洲的真实感,民众常常以居此城而骄傲。

那里还是欧洲第一个使用电灯用于公共照明的地方,而且是



“我一直在想,你应该和你作为忧郁的中国人一起回到中国去。

不过你不会的,因为你已经爱上她。不,你爱上的是一个梦。”

狭路相逢

——神秘国度罗马尼亚的灰色记忆

作者: 张增力(张工) 旅罗华商

89年的冬天那场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而闻名于世的“十二月革命”的起点。

罗马尼亚和中国不同,成绩最优秀的高中状元大多选择习医,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尼亚医生总是傲气十足,患者往往卑躬屈膝,大气不喘。

两个清秀的学生一入学便成好友,青梅竹马般地许下终生。

流金岁月的浪漫或许需要经济的支撑。

蒂米索拉本来在文化领域就如同中国的上海,思想上趋于前卫,夜生活在“老齐时代”就如同陋巷美人。

进入欧盟前后的日子里,罗马尼亚似乎经历了“十二月革命”后的“第二次革命”,对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的民众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。

人们在追求真正欧洲生活时常常感到囊中羞涩,卡门也是其中一员。特别是愈加爱美的她还有了隆胸的念头。从西方传来的新技术,一时使硅胶成为女性的新宠。心心相印的塞莱久爱莫能助,望胸兴叹。

罗马尼亚大学的宿舍和中国大学不一样,在这里,宿舍分布在校园外的其他地方,和居民区没有切割地混在一起。

和中国相同的是学生“寒门出状元”者居多。

不同的是校花纷纷,或含苞待放,或姹紫嫣红。

卡门和塞莱久所住的宿舍在蒂米索拉稍显偏僻但人人皆知,清秀聪颖的医学院学生使喜欢沾花惹草的“野公鸡”垂涎欲滴。

罗马尼亚有句俗语:男人都是“野公鸡”。

而一些清贫的女学生也想以此“创收”,平衡赤字。

大学宿舍周围便是“野公鸡”常常觅食的青睐之地。

那一天傍晚,一个年过半百的罗姆人头头特利弗驾着他那辆刺眼的“宝马”趁黑行动,显得轻车熟路。

宿舍楼外的幽静的小道上遇上了首次“粉墨登场”的卡门。

那天早上,已经“改革开放”的卡门和她的至爱塞莱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达成共识,一方上阵,一方则驻守后台。

不过“初出茅庐”的卡门显然不是经验丰富特利弗的对手。

在打量透卡门妩媚的身姿后,急于得手的特利弗潇洒地接受了卡门500欧的“一口价”。

出手潇洒本来就是罗姆人一贯的风格。

“公鸡”顺着“食饵”溜入房间。可怜的塞莱久紧握双拳等在幕后。牙齿似乎咬得能听出响声。

“交易”一切按部就班完成。争执却在将要“谢幕”时开始。

特利弗不愿付费,占了便宜后得意忘形,臆想着弱女子只能忍气吞声。

气愤无比的卡门趁“敌人”弯腰的时候用身边的刀子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躲在门外闻风而动的塞莱久迅速挺身而出,使用宿舍内的所有尖锐工具,直至特利弗命丧黄泉。



卡门与塞莱久

警方报告显示死者身上共有50余处刀伤。

和歌剧《卡门》不同,那是舞女和斗牛士的故事,剧终死的是卡门。

笨拙的特利弗死得没有任何犹豫,本来就气喘汗滴再加之“轻敌”,使他没有抓住一点反抗的机会。

卡门和塞莱久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,望着“为爱献身”的特利弗,呆呆地坐了一个小时后,将死者拖入了停在楼口的车中,准备抛到郊外。

不料顺车滴下的血水,很快便被素以爱管“闲事”的罗马尼亚人报警。

第二天这对带着手铐的清纯情侣,通过电视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。

同情声,愤怒声,叹息声,以及混杂里面的民族情绪渲染,成了这场新“卡门”的背景音乐。

漫长的审判之河开始细水长流。两人漠然搪塞,周旋的过程叫好多记者急出了汗。

或许他们真的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,迷茫的供词也让曾经的

海誓山盟化为灰烬。

数次的出庭,两个青涩眼神时常碰撞,时常在纠结中涌出泪花。

疏导战术,测谎仪,心理医生,警方使出浑身数解也无法梳理清两者混乱的思路。

两年后,法院不紧不慢地作出了各打50大板的判决,每人各获高墙内生活20年。

青春不再的少年低头落泪。

而死去的特里夫则英雄般地在罗姆人敬仰的哭声中,举行了隆重的葬礼,棺材使用的是带有空调的意大利品牌制作,价值1.5万欧元。

“卡门”只是刚刚谢下第一幕。

中场休息一年后的塞莱久爱火再燃,正式向美丽的卡门狱中

求婚,已经“成熟”的卡门断然拒绝,作为回应,卡门则正式向狱警和塞莱久宣布,她已爱上另一名叫丹尼尔的即将刑满的狱中同窗,并已怀身孕。

法律规定只对牢狱中的婚后人员一季才有一次情爱见面。

他们是怎样在铁窗里尽享鱼水之欢并繁衍后生?纯朴的罗马尼亚民众对

高墙内过分的人性化管理,惊得睁大眼睛说不出话来。

私人电视台当然不会错过直播婚礼的过程。

新郎驱车带着亲人来到监狱准备好的特定场所,新娘则身穿特制蓝色婚纱,由带面罩的高大“警卫”呵护,从带有铁窗的车中“江姐”般出场。

登记在掌声中结束,婚庆在切蛋糕中收尾。

新人拥抱接吻依依不舍,持枪的面罩“警卫”最终不得不棒打鸳鸯。

很快,卡门的预产期到了,民众怀疑其初衷是为利用照顾婴儿以获狱外生活自由。

“无情”的法院在罗姆人的叫

喊中拒绝了卡门狱外生活的申请。

此时,九泉下特利弗的遗孀展示了吉普赛式的“高风亮节”,宣布一旦孩子哇哇落地,她将替“可怜”的卡门哺育后生。

阵痛的那天,卡门又是在面罩“警卫”的护送下进入了条件优越的妇科医院妇产科。

分娩后一小时,婴儿因畸形死亡,卡门决定将医院告上法庭。

医院则告之,婴儿的畸形是她居然没有双臂。

或许是上帝对刽子手的惩罚?卡门始终拒绝相信。

而对监狱生活并不陌生的丹尼尔则决定起诉监狱,称监狱没有给孕妇提供必要条件,是导致婴儿畸形死亡的罪魁祸首。

死去的婴儿名字叫艾丽莎,那是卡门第一次B超知道性别后起的。

为她举行的葬礼电视也做了直播。

葬礼上卡门同样在面罩“警卫”簇拥下出丧,急不可待的扑向孩子。

卡门,艾丽莎和丹尼尔三个来自三个世界的三个人紧密相拥,哭成一团。

微型的白色棺木旁围满了亲人,咔嚓作响的闪光灯把孩子的脸照得雪白。

想想小家伙的拒绝问世,或许并不是件坏事,小小的生命需要承担得太多太多。

艾丽莎离去的那个拼命落雪的冬天,塞莱久的母亲从德国赶到狱中,带着自己腌制的酸黄瓜,流着辛酸的眼泪探望那熟悉又陌生的儿子。

已经长大的儿子似乎明白了很多,几次望着裹着黑巾已渐苍老的母亲欲言又止。

倔强的塞莱久在狱中第一次落泪。

道别时,流泪的塞莱久和流泪的母亲抓在一起的手是被流泪的狱警分开的。

跪倒在地的母亲被搀扶着离去,那天她在教堂的圣像前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很快,文采不俗的塞莱久在铁窗内为他的母亲送来了他的“礼物”,一本自传新书,名叫《深渊之路》。

封皮的图案是黑夜中的一道霹雳。

出于尊重,书中的卡门改叫“卡尔拉”。

书中写到:“长长的噩梦带我通向无底的深渊,时时在噩梦中醒来,永远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。

时至今日,我依然爱着你-卡尔拉”。

那天早上,下了一夜的大雪刚刚停下。

伊丽莎白大街一片死白。

对着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拐角处的艾米内斯库书店,《深渊之路》的发行仪式正在进行,一个带着小孩的老人握着这道“霹雳”,哆嗦着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滴。

也许小孩的父母也在西方打工。也许她在担心孩子《我想吹口哨就吹》。

……

2013年6月塞莱久在狱中完成了大学学业。

(待续)